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SHIJIE MINGREN JINGDIAN



世界名人美文经典 (三)

主编：张昌华 汪修荣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SHIJIE MINGREN JINGDIAN

SHIJIE MING
REN JINGDIAN
JINGDIANXILIE

世界名人美文经典 (三)

主编：张昌华 汪修荣 策划：梁春芳

I16
94
:3

北方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卷

〔奥地利〕

- 577 弗洛伊德 论幽默
584 里尔克 布利克随笔
587 茨威格 世间最美的坟墓
589 卡夫卡 旅途札记
596 厄·冯·霍瓦特 罗马的上尉
598 康罗·洛伦兹 幽默的妙用
605 乔伊·亚当森 攀登乞力马扎罗山
609 托·贝恩哈特 独裁者

〔瑞 士〕

- 611 荣 格 自我论
613 黑 塞 山 口
616 罗伯特·瓦尔泽 湖畔·林中
619 迪伦马特 圣诞夜

〔比利时〕

- 620 梅特林克 普罗旺斯的月桂树

〔英 国〕

- 623 乔 叟 怨 歌

- | | | |
|-----|-------------|-------------|
| 626 | 培 根 | 论求知 |
| 629 | 托马斯·戴克 | 问 烛 |
| 631 | 约翰·弥尔顿 | 善恶之辨 |
| 633 | 杰雷米·泰勒 | 死 亡 |
| 634 | 丹尼尔·笛福 | 论妇女教育 |
| 639 | 斯威夫特 | 扫帚说 |
| 641 | 理查德·斯蒂尔 | 绅士, 好个漂亮的人物 |
| 644 | 约瑟夫·艾迪生 | 伦敦的叫卖声 |
| 649 | 菲尔丁 | 菜 单 |
| 653 | 塞缪尔·约翰逊 | 说 春 |
| 658 | 休 谟 | 谈谈随笔 |
| 663 | 托马斯·格雷 | 湖畔日记 |
| 666 | 哥尔斯密 | 蜘蛛 |
| 671 | 爱德华·吉朋 | 《回忆录》三则 |
| 674 | 威廉·布莱克 | 地狱箴言 |
| 676 | 彭 斯 | 《彭斯诗集》初版序 |
| 679 | 科贝特 | 射 手 |
| 682 | 玛丽·兰姆 | 我的水手舅舅 |
| 693 | 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 | 抒情歌谣 |
| 696 | 兰 姆 | 梦幻中的孩子们 |
| 703 | 威廉·哈兹里特 | 论永生 |
| 706 | 莱·亨特 | 握 手 |
| 709 | 德·昆西 | 流 沙 |
| 711 | 米特弗德 | 乡 居 |
| 712 | 雪 莱 | 论 爱 |
| 715 | 济 慈 | 致雷诺 |

717	亨利·纽曼	论君子
719	达尔文	在贝格尔舰上的航行
730	查尔斯·狄更斯	风 暴
732	塞缪尔·斯迈尔斯	与书为友
734	罗斯金	谈 书
737	马修·安诺德	温馨与光明
739	威廉·赫尔·怀特	大旱的消失
741	赫 逊	故乡情
747	理查·杰弗理	夏日芳草
751	斯蒂文森	松林一夜
755	肖伯纳	百万富翁的悲哀
758	王尔德	审判室
761	弗农·李	悠 闲
763	乔治·吉辛	笔杆,我的老伙伴
766	阿·克·本森	谈 话
773	阿·加德纳	旅 伴
777	罗·皮·史密斯	玫瑰树
780	乔治·威尔斯	我的首次飞行
785	麦克唐纳	论和平
786	高尔斯华绥	远处的青山
791	卢卡斯	葬 礼
796	培洛克	学 徒

奥地利

【奥地利】 弗洛伊德(1856~1939)

弗洛伊德，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主要著作有《释梦》、《精神分析引论》等。

论幽默

实际上，我在题为《开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一书中仅仅从感情消耗的节约的角度考察了幽默。我的目的是要发现从幽默中获得快乐的源泉，我认为我当时只能够说明幽默的快乐的产生，是出于感情消耗的节约。

幽默的发生通过两条途径。第一条途径，它可以发生在一个采取幽默态度的个人自己身上，同时由另一个人担任观

众或听众，从幽默过程中获得愉快；或者，第二条途径，它可以发生在两个人之间，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完全不介入幽默过程，但是被另一个人作为幽默意图的对象。举个最粗浅的例子（第一条途径的例子），在星期一，一个被人带到绞刑架前的罪犯说：“哦，这个星期开始得多美。”这时他自己就创造了幽默；幽默过程完成于他自己的身上，并且明显地向他提供了某种满足感。我，作为一个听众，仿佛受到罪犯的这个幽默行为的感动；我也许像他一样感到产生了幽默的快乐。

再说第二条途径的例子，即当一个作家或者一位叙述者以幽默的方式描绘真人或想象中的人的行为时，幽默就产生了。那些真人或想象中的人自己并不需要表现出任何幽默，幽默态度仅仅是那个把他们当作他的对象的人的事；并且，正如在前一个例子中一样，读者或听众分享到幽默的愉快。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幽默态度，不管它存在于什么之中——或者针对主体自己，或者针对其他人，都可以认为它给采取幽默态度的人带来了快乐；并且，类似的快乐也被不介入的旁观（听）者所分享了。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种在听众身上发生的过程——在听众面前某人在创造幽默——那么我们将相当清楚地了解幽默的快乐的起因。听众知道某人处于一种引导他的期望的地位上，即引导他对某人会产生某种感情迹象的期望，诸如某人将愤怒，将抱怨，将诉苦，将受吓或受惊，甚至或许将处于绝望之中；听众准备跟着某人的引导在自己身上唤起同样的感情冲动。但是，这种感情的期待却落空了，这个某人表现得无动于衷，只是开了一个玩笑。这种在听众身上节约下来

的感情消耗就变成了幽默的快乐。

到此为止事情似乎十分简单。但是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正是发生在这个某人——幽默家——身上的过程值得特别注意。毫无疑问，幽默的本质就是一个人免去自己由于某种处境会很自然引起的感受，而用一个玩笑使得这样的感情不可能表现出来。就此而言，在幽默家身上发生的过程必须与在听众身上发生的过程相吻合——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听众身上发生的过程必须相仿于在幽默家身上发生的过程。但是幽默家是如何造成一种精神状态以便释放过剩的感情的？他采取“幽默态度”的动力是什么？很显然，问题的答案应该到幽默家身上去找；我们必须假定在听众身上只存在着对这个未知过程的某种共鸣和合拍。

现在，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幽默的几种特性。就像玩笑和喜剧一样，幽默具有某种释放性的东西；但是，它也有一些庄严和高尚的东西，这是另外两条从智力活动中获得快乐的途径所缺少的。这个庄严，显然在于自恋的胜利之中，在于自我无懈可击的胜利主张之中。自我决不因现实的挑衅而烦恼，不愿使自己屈服于痛苦。自我坚信它不会被外部世界施加的创伤所影响；实际上，它表明这些创伤仅仅是它获得快乐的机会。这最后一个特征是幽默的最基本的要素。让我们设想，星期一将被处死的犯人如果说：“我不犯愁。一个像我一样的家伙被绞死，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世界不会因此而走向末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说话实际上展示了超越现实处境的同样高尚的优越性。这些话是聪明的，也是正确的；但是它们没有显露幽默的痕迹。确实，它们基于对现实的评价，这种评价直接与幽默作出的评价背道而驰。幽默

不是屈从的，它是反叛的。它不仅表示了自我的胜利，而且表示了快乐原则的胜利，快乐原则在这里能够表明自己反对现实环境的严酷性。

最后这两个特征——拒绝现实要求和实现快乐原则——使幽默接近于回溯的或反拨的过程，了解这些过程就需要极其广泛地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精神病理学上。在那里，这种摆脱痛苦的可能性的过程是在一系列人的精神为了避免痛苦的压迫而建立起来的方法之中，而这个系列始于神经官能症，止于疯狂，它包括沉醉、自我忘情和心智狂乱。幸而有了这种关系，幽默才处于尊严的地位，这种尊严是玩笑完全不具备的，因为玩笑，或是为了获得快乐，或是把已经获得的快乐用来攻击别人。那么，幽默态度存在于什么之中呢？借助于这种态度，一个人拒绝受痛苦，强调他的自我对现实世界是所向无敌的，胜利地坚持快乐原则，这种态度与其他具有同样目的的方法相比较没有超越健康精神的界限吗？这两种情况好像是水火不相容的。

如果我们转而研究一个采用幽默态度对待别的人的处境，就立刻会联想到我在我那关于玩笑的著作中已经尝试性地提出来的一个观点。一个成人认识到并嘲笑了在孩子看来是如此巨大的兴趣和痛苦，因为这些兴趣和痛苦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主体对它们的行为，就像一个成人此时对待孩子的行为一样。这样，由于担任了成年人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以父亲自居，并且使别人处于儿童的地位，幽默者就将获得他的优越地位。这个观点可能涉及了事实，似乎很难把它看作结论性的观点。人们会自问，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幽默者把这个角色归于自己。

但是，我们必须记起另一种也许是更原始和更重要的幽默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一个人为了防止可能的痛苦而对自己采取幽默态度。说某人像孩子一样对待自己，同时又对这个孩子扮演优越的成年人，这样说有什么意义呢？

我以为，如果我们考虑到我们从对自我结构的病理观察中了解到的知识，这个理由似乎不很充分的观点就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这个自我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它里面包含着一个作为其核心的特殊力量——超我。有时候它与超我结合在一起，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们区分开来，反之，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与超我明显地区别开来。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超我是父母力量的继承者。它常常使自我处在严格的从属关系之中，而且对待自我依然真像父母或者父亲曾经在孩子的早年一度对待孩子一样。因此，如果我们设想存在于幽默者身上的幽默态度从他的自我中抽出心理力量转移到超我上，我们就获得了对幽默态度的有力说明。对于如此膨胀了的超我来说，自我显得既渺小又索然无味；并且，通过力量的重新分配，超我压制自我的反抗的可能性就会变得轻而易举了。

为了对我们的习惯术语保持忠实，我们不得不说，不是转移心理力量，而是转移力量的心力贯注。然而，问题在于是否我们有权把广泛的转移描绘成从心理结构的一个力量转移到另一个力量上去。这似乎是一个新构成的新假设。但我们不妨提醒自己，在我们试图获得精神事件的心理玄学的图像的过程中，我们曾反复地（虽然不是足够地）考虑这类因素。例如，我们假设在通常的情欲对象心力贯注与恋爱状态之间的区别在于，在恋爱状态中给对象以无限量的心力贯注，自我好像为了偏爱对象而使自己变得空空如也。通过研

究妄想狂的某些病例，我能够确立这样的事实：迫害的观念很早就形成了，并且毫无察觉地存在了很长时间，正如某些特殊的突然发生的事件所产生的结果那样，直到它们接受了足够数量的心力贯注而变成主要因素。对这种妄想狂攻击者的治疗与其说在于妄想观念的消除和纠正中，还不如说在于从他们身上抽掉他们曾经拥有的心力贯注。忧郁症与疯狂，自我受到超我残酷的强制与在受到这个压抑之后的自我解放——这些交替情况表明了这类心力贯注的转移；而且，这个转移可以用来说明属于正常精神活动的全部现象。如果迄今为止，只是很有限的范围得到了说明，那是由于我们惯常的值得赞扬的谨慎。我们感到安全可靠的这个范围是精神生活的病理学范围；我们在这个范围内进行观察并获得确切的证明。目前，我们只就我们认为合适的孤立和变形的病理学材料对正常心理作出大胆判断。当我们一旦克服了这种犹豫，我们就将认识到理解精神过程的关键不但在静态条件下，也在精力充沛的心力贯注的数量中的动力变化中。

因此，我认为我在这里提出的可能性，即在特殊情况下主体突然对他的超我心力贯注过强，并由此产生的改变自我反应，是值得保留的一种看法。而且，我关于幽默所提出的看法也在同性质的玩笑中找到显著的相似之处。关于玩笑的起因，我曾经设想一个前意识的思想刹那间就交给无意识去修正了。玩笑因此正是无意识对喜剧的贡献。正是由于同一原因，幽默是通过超我的力量对喜剧作出的贡献。

在其他方面，我们认为超我是一个严厉的主人。人们将说，它与这样一个性格是相处不好的：即超我竟屈尊使自我获得一份小小的欢乐。确实，幽默的快乐永远也不会像在喜

剧或玩笑中达到那样强烈的快乐，它永远也不会在发自心底的笑声中得到发泄。同样确实的是，在产生幽默态度时，超我实际上与现实断绝了关系，转而服务于幻想。但是（并不确切地知道什么），我们把这种并不强烈的快乐看作具有很高价值的性质；我们感到它特别能使人得到解脱和提高。而且，幽默所造成的玩笑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它只具有次要的价值。关键在于幽默所贯彻的意向如何，无论是与自己有关，还是与别人有关。它意味着：“瞧啊！这儿看来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世界！可这只是孩子们的一场游戏——仅仅值得开个玩笑！”

如果真是在幽默中的超我对被吓坏了的自我说出了这么仁慈的安慰话，这就告诉我们，有关超我的本质，我们还有大量的东西需要了解。进一步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具有幽默态度。它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天赋，许多人甚至没有能力享受人们向他们呈现的幽默的快乐。最后，如果超我借幽默之助，努力去安慰自我，保护自我不受痛苦，这并不与它在父母力量中的起源相抵触。

（张唤民 陈伟奇译 裘小龙校）

【奥地利】 里尔克(1875~1926)

里尔克，奥地利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祈祷书》、《新诗集》、《新诗续集》、《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杜伊诺哀歌》等。

布利克随笔

我实在没有本事开着窗睡觉。有轨电车叮叮当当轰隆隆穿过我的陋室。汽车在我身上碾过。一扇门碰上了。不知何处有块玻璃摔在了地上，我听见它的大碎片哈哈地笑，小碎片嘿嘿窃喜。接着，突然从另一面传来一种沉闷的、捂着的噪声，发自这幢房子里面。有人在走上楼梯。向我走来，不停地走来。在那儿，在那儿已经很久了，过去了。然后又是街道。一个少女尖叫着：Ah tais-toi, jeneveux plus（法语：别吵了！我受不了啦！——译注）。电车激动地驰来，压过那叫声而压过那一切，扬长而去。有个人在喊，一群人在奔跑，你追我赶，一只狗吠叫着。多么令人轻松：一只狗。天快亮时还有一只公鸡打鸣呢，听到这声音，那舒服劲简直无法形容。然后我一下子就睡着了。

这些是噪音。但这儿还有更可怕的东西：寂静。我相信，在发生大火时有时会出现这样紧张的瞬间：消防水龙的

水头下降，消防队员不再向上爬，没有人动一动。前面上方一道黑色的横线无声地向前推出，包着猛窜的大火的一道高墙弯曲下来，无声无息。大家都高昂着肩膀，面部肌肉往眼睛上方紧揪着，看着，等待着可怕的打击。这里的寂静就是这么一种景象……

我躺在床上，与街面隔五层楼，而我那任什么力量都无法中断的日子如同一个没有时针分针的钟面，就像一件早已丢失的东西，一天早晨又出现在原处，完好无损，几乎像丢失时一样新，仿佛一直被什么人保养着——：我的被子上就出现了童年时遗失的一些东西，像新的一样。一切失去的恐惧全都回来了。

我害怕一根从被子边缘穿出的短线会变硬，又硬又尖锐，如同钢针，害怕我的睡衣上那只小扣子会变得比我的脑袋大，又大又重，害怕现在从我的床上滑下去的一小块面包会像玻璃般清脆地落在地上，跌得粉碎。我郁闷地担心，随着它的粉碎整片都将粉碎，永远地粉碎；害怕那封撕开的信的边缘是个禁区，不允许任何人看，是某种珍贵得难以描述的东西，小屋内没有一个地方对于它是安全的；害怕我睡着后会把壁炉前的那块煤吞下肚子：害怕某个数字会开始在我肚子里膨胀，直到再也找不到空间；害怕我躺着的地方会变成花岗岩，灰色的花岗岩；害怕我会大叫大嚷，于是人们纷纷跑到我的门前，最终把门撞开；害怕我会出卖自己，会说出我所畏惧的一切；害怕我会什么都说出来，因为一切都是不可言传的，——还有其他种种害怕……恐惧……

空气的所有的成分中都有恐怖存在。你吸入是透明的，但它到了你的体内就沉淀下来，变硬，变尖，变成几种形状

插在各器官之间；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产生的痛苦和恐怖，无论在刑场、刑讯室的疯人院、手术间，还是在晚秋的拱桥下，这一切痛苦和恐怖都有着坚韧的不可磨灭性，全都顽固不化，并怀着对所有现存事物的妒嫉，死死抓住它们自己可怕的真实不放。人是希望把其中许多东西忘掉的，他们的睡眠轻轻地磨平大脑中这些沟纹，但梦却把睡眠驱开，然后沿着原来的纹路重新刻一遍。梦长大起来，气喘吁吁，把一小团烛光融入黑暗之中，并像喝糖水一样喝着半明半暗的安慰。可是，这种安全是置于什么样的边沿上啊！只须稍稍转动一下，目光便又越过了熟悉的和亲切的东西，刚才还那么舒服的轮廓突然清楚地变成了恐怖的边缘。注意防止那会把房间照得空空荡荡的灯光，当你坐在床上时，别回头去看是否有影子像你的主人一样在你的身后站起来。比较好的办法也许是：你继续呆在黑暗中，让你的心的边缘与黑暗融合，怀着沉重的心情面对浑然一片的昏黑……就像一只被人踩住的甲壳虫。你从你的躯壳中流出，而你的躯壳的那一点儿强硬性和适应性是毫无意义的。

（黎 青译）

【奥地利】 茨威格(1881~1942)

茨威格，奥地利作家。主要作品有传记《三位大师》、《罗曼·罗兰》，长篇小说《焦躁的心》等。

世间最美的坟墓

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这将被后代怀着敬畏之情朝拜的尊严圣地，远离尘嚣，孤零零地躺在林荫里。顺着一条羊肠小路信步走去，穿过林间空地和灌木丛，便到了墓冢前。这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荫庇。他的外孙女跟我讲，这些高大挺拔、在初秋的风中微微摇动的树木是托尔斯泰亲手栽种的。小的时候，他的哥哥尼古莱和他曾听保姆或村妇讲过一个古老传说，提到亲手种树的地方会变成幸福的所在。于是他俩就在自己庄园的某块地上栽了几株树苗，这个儿童游戏不久也就忘了。托尔斯泰晚年才想起这桩儿时往事和关于幸福的奇妙许诺，饱经忧患的老人突然从中获得了一个新的、更美好的启示，他表示愿意将来埋骨于那些亲手栽种的树木之下。

后来就这样办了，完全按照托尔斯泰的愿望：他的坟墓成了世间最美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最感人的坟墓。它只

是树林中的一个小小长方形土丘，上面开满鲜花——nulla crux, nulla coroma^①——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连托尔斯泰这个名字也没有。这个比谁都感到受自己的声名所累的伟人，就像偶尔被发现的流浪汉、不为人知的士兵一般不留名姓地被人埋葬了。谁都可以踏进他最后的安息地，围在四周的稀疏的木栅栏是不关闭的——保护列夫·托尔斯泰得以安息的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唯有人们的敬意；而通常，人们却总是怀着好奇，去破坏伟人墓地的宁静。这里，逼人的朴素禁锢住任何一种观赏的闲情，并且不容许你大声说话。风儿在俯临这座无名者之墓的树木之间飒飒响着，和暖的阳光在坟头嬉戏；冬天，白雪温柔地覆盖这片幽暗的土地。无论你在夏天和冬天经过这儿，你都想象不到，这个小小的、隆起的长方形包容着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当中的一个。然而，恰恰是不留姓名，比所有挖空心思置办的大理石和奢华装饰更扣人心弦：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成百上千到他的安息地来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哪怕仅仅从这幽暗的土丘上摘下一朵花留作纪念。人们重新感到，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最后留下的、纪念碑式的朴素更能打动人心。残废者大教堂大理石穹隆底下拿破仑的墓穴，魏玛公侯之墓中歌德的灵寝，西敏司寺里莎士比亚的石棺，看上去都不像树林中的这个只有风儿低吟，甚至全无人语声，庄严肃穆，感人至深的无名墓冢那样能剧烈震撼每一个人内心深藏着的感情。

(张厚仁译)

① 拉丁文，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